



一庵雜問錄

下

4卷
515
36

卅六



4
515
36



問春秋用諱使人不見其全則是非何以明曰
春秋所謂諱非并其事而隱之也隱其文不忍
斥言而事則居然

問咸有一德篇何處是下手曰德無常師四句
乃作聖要訣其協一二字又四句中要語人的
心只有一件私意起便二之三之德二三便不
是善德非其德矣問此一須大賢以上纔有不
是初學工夫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合賢愚莫不



有一人皆有所不忍不為不忍不為卽是一無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是一

問禮記是傳儀禮周禮是經如何取士用禮記
曰名物度數之書只好一時用惟是說義理的
纔可以為教

問標梅詞氣如何是被聖人之化曰被化在心
術變正意之所在而言形焉害之所在而計避

焉有何顧忌有何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也今
人病痛大率只在說話好不曾吐露衷曲

問栢舟何以為賢曰栢舟日月終風皆是發乎
情煞有怨意綠衣纔是止乎禮義纔見得賢問
綠衣何以為賢曰俾無訖分實獲我心便非賢
不能

問晉文齊桓利天下孰多曰且未說利晉文遺
害大後世機械變詐都是長晉文之風

新問錄
問鄭何故多事曰戰于緡葛鄭也胥命于弭鄭也鄭邇周故勲先王室罪亦先王室善伐夷救夷伐善救鄭也逃盟乞盟鄭也鄭樞天下故彼欲得之此亦欲得之

問左氏識得爲國以禮的道理一部左傳動必律諸禮曰他認禮錯處議論便走作

問史載往事世遠失真如何辨他曰所以讀史之意只爲借古人已行之事開發吾聰明他記

載真贋且不論如此乃是求益之意若比方人物根求的當祇爲博洽具耳問若如此則鑑斷不須作曰作鑑斷須借其事斷自家的心纔是若徒長短其人卽是閑說話問從我之心而不得其人之心如何曰以聖人之心度聖人之心則無往而不得以非聖人之心度聖人之心而不得則是我之理未明更當在明理上用功以聖人之心度非聖人之心則自能先覺故孔子

能作春秋

問春秋何以謂傾否曰事理反常陰勝陽之謂否傾敗其否抑陰也太平無言聖人不得已之意也

問君聘臣夫迎婦尊先於卑何義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問父子何以不然曰父養子幼子養父老亦此義

問父母同命異指則誰從曰從我問如何是從我曰從我之所不容已處為之父母同時命我而有異指必兩人志意睽隔便須先為調停之策令其諧和始得問事急不容做調停功夫則當誰從曰當時只為兩人自家爭氣料不十分怪人子安得不姑置其事且從調停上做

問和靖誦光明經宜否曰自和靖之心言之可謂順其親矣然亦非孝之至

問割股廬墓曰若真做如何不是今之人以此

朱子金
三
為非者只為朱子有成說便隨聲附號要非心得

問父母不道不能正將何處曰也只盡得力之可為若到不可為處便堯舜其猶病諸只怕其間不能竭得可為之力須反觀密察纔是

問鄧伯道之事天道有知無知曰這也煞有難處在伯道自為之耳天道有知無知只在伯道或誠或偽上見

問教子而不從急則相夷如之何曰先要識所教何事若所教者正自他能知能行者而望之則我之所以教者亦自我能知能行處而發之故可則進不可且止自無相夷之患惟其所教不正則妄意求同徇情強取一不從則逞氣作威安得不相夷問何者謂所教不正曰務生理本是當為過求便謂貪利讀書本是當為急進便謂要名孝弟忠信本是當為驟望而深責之

便謂義襲躡等俱是不正問孟子如何說教者
以正亦有相夷曰孟子就世俗上說正要之不
是真正

問八議合議親瞽瞍殺人何得臯陶便執曰臯
陶初時但知殺人者為瞽瞍而不知為天子之
父到得成獄時畢竟不殺瞽瞍問舜曷為逃曰
議可以出臯陶而舜不安於自壞其法父既不
能化何以自立於民物之上故只有走這一着

聖人答已之學如是而已問申屠嘉於鄧通亦
是執之而已意思否曰申屠嘉暗合臯陶之意
而文帝便不及舜

問子壽于伋曰壽愛兄伋愛父然皆不知所以
為愛君子貴學問愛父而惟知順其令愛兄而
惟欲存其生此其知量之所及何暇他計曰天
原初生來是非之心原是知周萬物有一毫失
陷便非降衷之本然

問居家如何得恩不掩義曰且未慮到此且要做存恩工夫恩的條理處是義今人只大率缺恩問如妻子處十分過愛安謂缺恩曰以色列愛弛喜少仇嫡而觀畢竟前所愛者非恩之真問夷齊之逃使無仲雍國誰與繼曰無仲雍則國人告諸天王王法主立長必令國人索伯夷而立之問仲雍何以不告曰仲雍心事難遙度或懦或貪或王綱不振知勢不告或欲成二兄

之志皆不可知

問妻不順於母將躬行以徐俟其化抑懲之而速其改曰這也不可預定當隨時而行可以速則速可以徐則徐只要有真愛纔好有真愛然後愛母亦愛妻愛妻而不愛母固不足言愛母而不愛妻愛亦非真惟其母妻俱愛則無往而不愛無往而不愛便是無適而非仁則自然隨時隨處默寓化導之方曲示懲改之幾務求兩

相和而後已更不動氣失序及敗其事若其間改之遲速淺深願其受蔽何如并吾才力工拙且非君子首講

問雜席之事如何體認天理人欲曰因時隨事反而思之出於天地之化不得不然者為天理出於精愛之感可以已而不已者為人欲

問正家何先曰無偏好無偏惡大學已言之盡矣雖治天下亦然

問古父在為母齊衰期今則不然是否且古人之情何以獨異於今日聖人制禮只是順人情古時婦人不得專如今人家夫婦並隆為人子者便見得有所重之義問古嫂無服今起自何義曰此亦情也時也情生於時間人情萬古不易如何不同曰人情生於所感感則隨時出而有一生是內臣家問家習難擺脫徇情廢道徇道得罪尊長何以處曰愛道愛尊長無一事只

在道二求自不得罪其要只當細心調停豈可
一時鹵莽得

問古士相見以雉註謂取其耿介易於離爲雉
相見乎離義或如此曰誠然我元亦錯認不明
乎擊則不明乎所以見之義

問勸人之道曰只要啓其良心問固蔽溪的說
是非難入說利害易從如何曰急則治其表緩
則治其裏從後更須在良心上做工夫否則不

能久然說利害總也是啓其良心

問教之道曰只在敬寬二字舜命司徒曰敬敷
五教在寬聖人之教隨材因病變出不窮這須
自吾心斟酌故不敬不可然必使人自得心會
而神移之纔有補於性分故不寬不可敬者教
之本寬者教之節如此則能啓人之良心而不
事於言語威儀之間步步皆有實用

問教小童之法曰養本原爲急幼子志慮未周

血氣未定雖以孔子尚陳俎豆爲戲但比他人爲善戲豈能便幹得大人事所以教之歌詩習禮以玩物適情借此以寓遊逸絕其非僻之干若拘治太嚴發其機械弄成許多奸猾問如此何以得聰明開發曰不謂全然離了文藝

問觀二代而下人物何法曰漢以上人好在形迹上觀心術宋以後人當在心術上觀心術問唐時何如曰唐也類漢只被太宗設謀設詐教

得人穿鑿了

問惡惡之心過嚴如何曰這便是爲善不真切若真切如何舍得人見人惡便愀然若有一病在身覓藥餌爲治如何肯忿割此肉這須見得物我同體意思纔是問何法可以見得物我同體曰天地生生之理具於心泛愛衆而矜不能本是真念聖賢不屑教誨是亦教誨寓於其中故曠安宅舍正路則曰哀哉而不遽自爲絕這

皆是至誠之不容已處譬如自家本身無尺寸之膚不變則尺寸之膚不養若有不得已生瘡生毒不免剌之慘要之只爲自保之計豈欲自戕害其身體故忿愚嫉頑苟非宿怨所使必其欲速好勝之心所發決非生生之本心昔張子作東西銘初名訂頑硬愚程子以爲恐起爭端蓋亦苦其意之不廣也

問夷狄亦人也聖王如何攘他曰聖人之心合

天下無不在其生生之中只爲勢遠難及雖一時勉强施之而順逆不常利小害大不得已姑爲不治之治未嘗先有惡之拒之之心春秋傳云夷狄而中則中國之蓋攘是攘其行不攘其人問長官司軍民府宣慰宣撫司勢不遠而不郡縣如何曰這是勢阻遠則不能及阻則不能施聊亦順人情事勢而爲之此非聖人之見不能循理之自然若此

系世錄
問百姓小民於君恩何處見得曰小民若無君主於上爲人寵粉之久矣得相生相養都是君恩若非聲名文物相維於世日流於惡者衆矣
得出之知之都是君恩

問君道曰君者主也事必有主而後成其事故無往而無君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一民而二君小人之道也民有二王是謂無王一民二君是謂無君君乾道也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陰陽不獨乾坤義同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問君之道曰安民間臣之道曰亦是安民間百姓之道曰安其所遇之民在君在民亦是安其所遇之民在邑安其邑之民在郡安其郡之民隨其所遇而各使之得其所耳大抵人之所以爲性只有箇與物相安而已大學明德工夫只在親民上做問此理是何故曰天之爲天只是在親民上做問此理是何故曰天之爲天只是

箇生生之意化育日新而不窮便是天的意思
人物得天之所以生人生物者而爲人物故其
與物相安順而不戾正是人的本性物但得氣
之偏遂至不能如天衆人得其全而蔽於物欲
亦不能與物相安是以生盡本性之人不忍其
民之失性故主之於上心以安之安之不從則
思以懲之懲之不從則必見反所以不免立爲
名分以執其勢令吾教之得行是之謂君要之

只是欲安之而已知此則知湯武放伐只是欲
立君臣之義繼世之君非有大禍於民不得輕
廢蓋起大事動大衆害民處實多苟非大有益
聖人不肯戕此利彼況戕大而利小聖人豈肯
爲之所以後世戕害百萬生靈止成保富貴之
舉殊非安民之意

問古時君臣相親後世禮忒懸絕恐非曰不在
這上論分親分嚴俱是隨時做能盡其道俱是

天理不能盡其道俱是人欲

問孔明所爲何如曰是好人問他煞欲恢復漢業恐亦只在名義上做殊非君道安民之意君天下之道求箇安民便是不拘拘誰家主之當時疲甚其民恐謂孔明所不安曰孔明度操之毒民有甚於此故竭力爲之問觀他言語行事恐未有此意曰亦或如此要之本原上略欠便不是

問漢高爲義帝發喪非甚具心不過得於人之處說何以服得人心曰以發義帝喪爲服人心甚可笑以英雄豪傑得三老之言爲至寶不過是一詐術世之無人亦甚可笑大段後世之治講來講去了一箇霸術尚不能是誠可哀也

問經世書齊伯於帝皇王之列如何曰春秋漢予五伯亦自有不容已者天下無王而彼猶竊其名以少安其民不猶愈於已乎問如何又尊

王賤伯曰在桓文自而處言誠天理之大罪人

問爲政不剛不柔須得其中但豪強人剛非不足

以治之何如曰中在心上討時節該如此心上

便知得事該如此事該如此剛也是中柔也是

中世有假王而實霸亦有實王而錯認爲霸所

以道不明於天下

問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當

時如何做工夫曰文正公未得考而知世學者

於此時只當養那至公至明之體到後來出仕
自迎办而解事若宿繒

問治道須是賞罰明然罰處宜省簡令懲一以

戒百亦無妨曰爲政以德則自然所行皆當不

必屑屑先在此處理會問何者是德曰德政一

物德是政的主意先有愛民之心此主意一定

自然當省而省當用而用其要均歸於愛問所

以當省當用又在何處看曰以我愛民之心而觀

時自然生出許多節序條目

問五畝之宅一段曰此是聖王法制一順天理如此宅必五畝廬多則妨種宅多則難容少則妨居桑必墻下于田則妨稼不種則無蠶所蓄必雞豚狗彘不養奇玩令可以供用也不失時順其生理令蕃息也授田夫必百畝多則力不給少則利不足也勿奪時盡人力以順天也謹庠序重其所也申孝弟厚其本也重其所則事

可成厚其本則道可生五十氣衰故衣帛七十精衰故食肉壯者止不饑寒未應養也聖人非不欲壯者之皆厚其養天地之所生勢無以供也此自然之道也老者不負戴其力衰也此皆順天時之正因地勢之宜酌人情之當迪物理之常而爲之而聖人不得與焉

問成天下大業在才與識才識屬氣稟非人所能爲如何曰萬物皆備於我只要盡心知性既

道是人便有完才致識的本事

問唐虞諸臣同列其身後各不同如何曰禪天下之位莫若德故舜受堯之天下享天下之報莫若功功莫切於除民害切則速故禹以身有天下莫厚於全民生厚則緩而久故后稷至文王越數十世而有天下享國八百載莫善於復民性善則民喜焉而弗知弗速弗緩故契之後湯繼夏先周而有天下臯陶刑官也刑以殺人

傷天地之氣功成而事不顯于人心故不有下天

問明道有治天下之才否曰觀明道十疏便是

知得治天下易簡之法若伊川晦庵奏議自覺

與明道雙別

問鍛鍊世事可為致知一助否曰運弄事物都

是心體發越處愈鍛愈熟愈鍊愈精總屬內出

功夫若以助觀便岐而二之

問二帝三王之後朝代甚多何獨以漢唐宋為

稱曰三代而上德治同源無足議矣厥後彼善於此不能必其絕無富貴功名之私但有安民之志則取之矣問周世宗有天下之才之量振收三關定禮正樂均田議刑誠不忍斯民之不安而爲之如何不在所取曰這便是遇也如此孔子所謂命矣夫卽是此等世宗振志中原超越漢唐只爲時勢難爲且寔壽短不四五年已成了這許多事不謂宛然死矣不免爲他人入

室故宋太祖定天下之功世宗爲其爲之者已大半故周有其實而名歸於宋其所遇然也君子不待爲世宗恤世宗有人繼其志亦不暇自恤

問馮道遇着周世宗如何得容曰道行誼似忠信廉潔在今時亦是高出的人若誅其心則謂之鄉原如遇世宗喜直言便力爭親征之非當時以爲元老旣死一人恤之都是他巧術以世

宗之才一照便破只爲繕練久世故極熟欲有
爲於天下此等人亦可驅使

問漢文帝之治曰治之以不擾富貴貧賤順其
所爲幾希乎有相忘意思這是莊老遺法問宜
否曰今世惟恐不能到此然終非經世之道治
天下須有法度以維持之纔得久而無弊當時
有勸興禮樂則謙讓未遑則曰卑之無甚高論
要之自畫如此又無賢輔相如何得濟

問吾輩不解世故一旦釋褐而仕如之何曰古
人爲學初時便畱心天下所以皆有實用宋時
學者未出仕便學兵法蓋欲以復讎爲念近世
進士觀政時尚不官理會官事要之只是無用
天下之志

問小人得寵擅權欲去之而不能如何曰去小
人須有法只不要動氣令惡而知其美則可譬
如溫公與章惇爭役法據其說溫公煞有滲漏

滿朝諸公爭排之強爲之說以斥其素惡故惇去而公論未協要之惇有當坐之罪不此之務所以後來得以藉口

問陳東歐陽徹之死能善道否曰且未說到善道去處未仕時有此志已是壁立千仞人未有無志而能成者吾輩當猛着一鞭

問我

朝作爲每兼取三代及漢唐宋制度用之何謂

曰也無謂只理同事同

問今有天下之責者在何處落手曰只在內閣內閣得人其餘可以次而舉其次在吏部故善爲天下者在擇相相擇而吏部定吏部定而六卿各得其職六卿得職則郡邑自無不賢異途不得進內宦無所用其權天下太平矣

問我

朝法制既久亦有流弊否曰我

朝法制周密無以復加其間只怕內消誠心今時只須覈實

問爲治教養何先曰當於養上設教

問古司徒掌邦教元何不隸宗伯曰古今治亂盛衰根源在此

問欲行王政必待井田否曰也不在此今日勢亦難行問限田之法何如曰庶乎可行但奸猾之徒花分詭寄終得一箇名目要之先須理會

其本

問今勸農無法何如曰有不勸之勸纔好百姓逃農趨末只爲農無利官府雖日羅拜其前亦不官爲殊是極駭鈍人不得已然後爲之須是處置得農家得利勝人自然樂從之

問蘄州鐵冶皆徒役而十九斃命何如曰此在司法者調停則可名爲徒而其罪實應死者然後遣而充之庶得所以議獄之意如南京新江

口操亦如此問何不請之於 上一更其法曰
此在有力者爲之非吾輩敢議問何不請之於
有力者曰亦待信孚則可問何時得信孚曰如
今正在此作信孚工夫

問王者利煮海否曰海是蕩曠之所非居民所
宜有其事當屬公家其勢亦不可不收其權以
啓爭殺掠之禍元總謂歛山澤之貨以寬田
賦這便是與民共之一般若管子取於無形之

說則非王者之意

問僧綱道紀之設似與聖賢關佛老拒楊墨意
殊曰佛老楊墨是或一道但左而不正律其趨
不足以治身推其極不足以治天下故拒之關
之恐其流弊長耳不謂天地間遠能絕此一端
問旣拒關而復與進之恐非衛道之嚴曰嚴於
我者其心也所不能盡必於人者勢也故揚其
正以淑人心復悲其窮以全人類皆仁人之意

並行不相背問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存其正去
 其邪理也聖賢豈有二意曰天地間最賤莫如
 娼優如何亦存而不絕使聖王起將比天下娼
 優而盡誅之乎抑姑置之而止其本乎今舍娼
 優而獨擠僧道要亦是緣習見聞問聖王作不能
 盡誅獨不思所以化之曰設僧綱道紀正默寓
 化之之意異端之道之非正為乘人倫日用之
 常而求之空今設綱紀司煩之以儀文約之以

條例又著為不拜父母之律虛存其名而陰變
 其實將如魯人獵較不直拒而潛為之變矣
 問崔亮資格只為武人入選立為權官之法此
 亦是公心而卒啓後世之弊是公心也有不可
 行處曰以斷年用人豈有此理亮當時只宜力
 爭武人入選之非不聽則去之而已彼既患失
 官爵又恐得罪公議便生出調停委曲之說以
 塞人口這乃是私心所為所以不可行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後世費多如何行得曰古者量入以爲出後世却量出爲入不免過取大要只在省費

問看書要法曰先須辨志擊這本書在手就思爲怎麼問看之之法何如曰要識大意思志正自不泥一字一句適有大明官制在案指曰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便是這書大意思

問着心讀書不記得如何曰今人讀書只是務

泛博如何記得志專則存用散則分凡事須專是問讀書之法曰書證行非行證書考古人成法來做卽外鑠矣

問作舉業文字看舉業書恐是喪失其心曰喪心不喪心在我而已非謂爲此便喪心

問舉業要法曰舉業自有要法但習舉業而求其要此心已有欲速之意便失之矣所謂要法只在明理養心明得理養得心定自然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

問看書只見一路不照顧得四邊其病如何治
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便治得四方
問有自得之見不敢用卻拘泥舉業應舉不幾
於欺乎曰實是實於理不在事上死煞孔子心
念念從周到得自用時便欲行夏時乘殷輅
問作文法亦須學否曰何處無學但只好學意
不能學法纔說學只須是一以貫之無多術也

問本原雖欲正文采亦不可少不學不幾於野
乎曰出辭氣斯遠鄙背矣背是背理鄙便是無
文采這乃無本故然蓋未能得道之驗若能先
立乎其大那處不勞求工而自無不工

問

朝廷近欲毀時文版此令得行士習可正否曰
此令初時議行後亦寢士子以此成習毀必復
出蓋主司以此取士故士以此應之惟立得賢

新開金
王司正得人心自然不務虛文大凡天下事只
要討得源頭着末流自息此版若遽然毀他不
惟無益建寧一方人烟盡破家業

問我

朝文章孰勝曰第一是大明律無愧古文字
問詩可選否曰古者采民風而列之樂官孔子
刪正以訓萬世選豈有不可但古者述美以示
勸述刺以示懲專取其意備觀者宜垂鑒戒後

世只以格調辭氣品彙便是玩心於外非着已
之學所以不可

問李杜何以謂之詩聖曰取其能模寫情曲無
剩語耳若以道律之煞有破綻故曰自從刪後
更無詩問建安黃初永明中唐盛唐晚唐諸體
孰勝曰諸君雖未深考總是辭上理會其間烟
花風月之態辭斯爲下這裡度幾景純淵明輩
冲淡自如要未揆見本真盛唐正音雖辭氣和

平一向詞格上粧點尤非漢魏出情吐韻之作
爾問宋詩何如曰道學諸詩只欠風韻信口說
問古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到何等處
纔得如此曰詩能動天地感鬼神在意不在辭
雖清廟文王諸什出之桀紂之口卽是長語
問甘泉先生詩教解當時白沙恐無這意思曰
這是開闢以來第一本詩話與孔子說詩意同
大小序皆不及白沙因詩寫道何謂無此意思

從是郢書而燕說要之可以爲訓

問白沙定山諸詩恐非詩家語亦無詩興曰這
是自得所發正是情興今人作詩便法唐如鸚
鵡學語動爲臣僕於人便到至處畢竟是雕蟲
小技驟淫藝癖

問作文法曰蘓氏云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
不得不止二句盡之只求明理養氣不待承襲
舊套自然吐詞爲經其要在了其意之所欲言

而不贅不俚情以時遷則言以情遷言以情遷則章以言遷此不能一律計故文章之變以順時明道爲本韓柳歐蘇諸大家能順其詞氣於時惜乎於道或有戾故恐非垂憲之言耳

問左馬之文特出百家其長何在曰史記弘邁之文左傳約束之文降是冗雜卑陋所以不及然亦是有心脩辭而已於道槩乎其未有陽若孔子十翼不意於工而警拔今古纔是真文字

問若如此作文只須學繫辭諸篇曰學十翼文與學史記左傳一樣總是脩詞須脩辭立其誠則可孔子聖之時陰陽之理備於心於是乎贊易故十翼皆心聲也非騰口說也夫是之謂誠問童子作對何義曰與今作破題相似前代以詩賦取士故自幼習之若論三代小學法只當養其本原開習禮度授之方書數名而已對亦不須作

問字當學否曰學之法在正其心使點畫形像自然端楷晦庵云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
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
明厥德明道云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
是學

問字如古篆隸及飛白八分章草諸體尚矣近
世真字名家者孰優曰作字必求工便是玩物
喪志孔子科斗書點漆成形別無巧法其後世

名家者諸人亦只是正其筆勢得箇自然之趣
便是好的若必要求出何等神妙机軸苦於摹
像卽下品矣

問制字之義曰字非聖神不能制然亦總是人
能知能行的道理字有象有名有聲見乃謂之
象命乃謂之名言乃謂之聲莫不有陰陽之道
焉造化之迹也習不著行不察此百姓日用而
不知聖人者象其物宜正名和聲以昭人文以

開物成務化成天下是謂書同文同之者道一故也衆人所共知共行聖人無所爲焉順其自然而已問今有聖人出能盡通字義否曰今字已非初制之舊多失其真雖聖人出恐不能盡知問疑當闕譌當正今有聖人居可爲之位亦當立經世之法否曰此聖人事也

問四聲韻是否曰天地實有此理非深於造化之妙者不能爲之問沈約拘泥四聲如何不是

曰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內外八轉這是自然之理上平不能移於下平東不得下於江刪不先於寒乃一定的天序沈約四聲八病之非只在作用處小了誠足卑陋非謂四聲不是

問叶韻曰朱子詩傳叶韻本吳才老才老韻及夾漈通志略近世叶韻考四聲叶韻諸書皆說譜不說例若知例自然見譜然要知例又須知理人腹中自有許多音聲之變之本發出來轉

換接續莫非自然皆可布之管絃到得難通處
 或因本韻而叶之或因本姆而叶之無不諧合
 所以至變而不窮若定以某字叶某字便狹小
 煩碎非易簡之道問何謂本韻何謂本姆曰韻
 為聲屬陽口中氣之所發也有開口內轉為開
 有開口外轉為發有合口外轉為收有合口內
 轉為閉氣無形故為陽以之分平上去入內外
 八轉者如內一東鐘支微內二之脂內三魚模

虞內四歌戈陽唐內五收尤侯內六幽內七侵
 尤內八蒸登外一江皆佳灰外二齊哈外三真
 殷蒐臻諄文痕外四元歡山先仙寒外五豪宵
 爻外六麻外七覃咸監嚴凡添外八庚清是也
 姆為音屬陰唇舌牙齒喉之所為也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分宮角商徵羽半宮半徵之類是也
 此出聲之地也有形故為陰胡僧了義三十六
 字姆佛家等子及溫公作譜甚詳康節以其類

未備增牙音四喉音四半音四共得四十八趙
撫謙聲音文字通卽譜此例

問不熟讀七十二字姆可以切字否曰讀字姆
而能切由之也其必有知之之道則可七十二
字中取二字如其本姆者相從而呼之蓋所以
助之也一呼不得其音而助之以三以取其響
獵其粗也此在意會問未至此者其要安在曰
以本姆字連三呼之亦可得

問類書當看否曰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說郭下
海通典通考藝文事文類聚諸書必非有道者
所爲用力勤而用志荒則勤非其勤今看的只
要辨志志苟不矢正則用力省而成志速亦無
不可

問近時作冊葉手卷太繁是否曰近一有識者
題廬墓卷後有云應知表門事不是結廬心此
謂知本

問近世有盡瘁者與貪財好色心同否曰此同體異用問惡盡之心何心曰惡盡者知之知其無益而斥之懲世弊而矯之慮傷民財而廢之皆真心也謂好此不若好貨謂忌其已之不能謂溺於俗而厭文致是惡是而實非也在人自體

問人家作譜何義抑宜倣歐式蘇式曰譜以記事天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常也事無志則

散而無統故聯屬其事而記之者譜也君子先盡其事而已故作譜須倣堯以親九族

問祭祀如何使得神來格曰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親死矣而神在於子之心故果辭樹矣而仁具於核種而發則如其母其神足耳是以惟孝子爲能享親孝子與親同心能全乎所具之神否則求諸宗廟之神矣如果鑽核以洩氣其安能生問天地如何格得曰天地便是大父

新編錄
母與天同德亦是天神足問文廟祭何如曰於
聖人之心一般便是這神相通問聖人之心一
般如何氣象曰無私意便是一般問有功而祀
如何亦感得他曰他費心力幹這件在此這件
便是他精神心術之寓我享他這件利業感而
不已便是我這精神心術之寓所以相通問非
其鬼而祭之所以謂無益莫是爲此不能格享
否曰正是如此

問墓祭非古不祭非情如何曰祭者祭其情也
行者行吾今也何以取必於古問如此不幾於
任情徇俗曰人從朝至暮何往而非情何往而
非俗只於所不容已處得爲而爲之卽是天理
問家祭當何如曰此禮甚難言宗子法不立便
件件俱差只好隨處調停少展子孫之情俟其
可建立可變動時不令放過便是

問古祭皆用尸雖祭天亦有尸祭神而主於人

非所奉而奉之竊疑不雅曰用之道素所致疑
反覆爲古人思之終不能自解

問文廟之祀何義曰雖祀道亦是祀功若專祀
道堯舜何以不祀故曰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後
世學者只知有這宗師開覺後學所以致祀展
其誠敬問孔子開覺後學在何處曰刪述六經
垂憲萬世時當溺於功利之習稍有知學者不
免墮於虛無寂滅孔子特起講學洙泗之濱微

言大義振興人心而又托六經以寄意世世相
承都被此澤同今世講明六經者儘多可以祀
否曰春秋時經亡俗拙故以刪述爲功孔子道
全德備故能以刪述爲事今時經儘明人儘靈
利只少躬行之實若特然有實做的人出來便
是有功當世問馬融鄭玄王弼輩如何得以存
經取祀曰這諸公也有愧血食

問孫吳法君子所取否曰君子鄙其心而取其

法故用其法而成君子之心問巧於戰陳如何
是成君子之心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戰
陳之法便是此心天然節序便是禮孫吳只爲
不曾管那義以爲質故禮非其禮

問兵家孰勝曰盡得心之本體者勝仁義禮智
無不全自能以寡禦衆問兩聖人相敵孰勝曰
敵者以正對不正兩箇俱是聖人安得有敵
問史記如何無兵志曰一篇律書都說兵不解

律呂之道無以行兵

問陣法何故止於八數曰古倣井田制兵其周
方有八故局有八陣用之變存乎體故陣有八
變此是一陣變而爲八如太極爲八卦之意卽
而觀陣之一而可演爲八統而論之陣八而常用
其一兵志數起於五而終於八非終於八也再
變而至於無窮皆八之體也非始於五也閑其
四隅而受敵者常五是以謂之五也其實五與

八皆一之所爲也問陣止於八可謂變而無窮何謂受敵者常五曰體立而用神變生於地生於敵生於時故無有窮極而天衝地軸雲垂風揚龍飛虎翼鳥翔蛇蟠之勢不能外之此八陣之異名也四爲正四爲奇以天地風雲爲四正則以龍虎鳥蛇爲四奇以龍虎鳥蛇爲四正則以天地風雲爲四奇凡受敵者爲正從而援應以勝敵者爲奇四正受敵而大將中於軍故五

五虛其中不爲用四隅不用而用焉實亦八也問或謂伍是五人伍以起隊隊以起陣故謂起於伍而終於八然否曰這也是一說皆不可廢問周髀宣夜後世如何不用旣難用古人如何造他曰渾天著其全也周髀卽其見也宣夜推其隱也局於見則偏索於隱則荒是以去彼取此然皆古聖人所製

問授時曆精當在何處曰以一萬爲日法便度

越諸家

問候氣曰土炭管灰皆候氣之法管灰定於度
 土炭定於衡土炭可以驗日至不能通於諸氣
 故古人尚律呂然古盛時得其中和後世有應
 不應不可以為據惟立表測景貞明不為所眩
 故周官用土圭致日月定四方周公之候氣如
 斯而已此誠聖人妙用之術至勝國其表五倍
 其所二十七其法尤詳

問大統曆即倣郭守敬授時曆之法授時曆甚
 精當行之長世無弊如何近議者要改曆曰下
 推將來每百年減一筭洪武十三年朔至至元
 辛巳十八年當應減之數却不減所以多這算
 子要改

問海水不溢有謂沃焦所鑠有謂歸墟所泄入
 於東而復統於西易謂山澤通氣恐亦不誕曰
 氣則相通纔落形質便塞住豈有通理海水不

溢只是陰陽自然之分天地間長這些便消這
些往過來續迄無停機問消在何處曰太陽烘
烈處安得不消

問宿止二十八何謂曰星少陽四方之星各七
七少陽之數問也三垣何謂曰天市明堂之位也
太微朝廷之位也紫微宮室之位也明堂歲一
臨之太微日一臨之故有帝座星而不曰帝星
紫微朝夕在焉故曰帝星問南斗何以六北斗

何以七曰南斗列宿之一北斗所以出政四方
故得少陽全數問分野於四方不相應如何曰
分野取其辰光之相照者屬之

問祥瑞果爲天之驗治否曰祥瑞固有此理但
君子只自盡其治而已孔子於鳳鳥不至則曰
吾已矣夫於西狩獲麟則反袂拭涕悲吾道窮
要之世不治有與無皆非世治則無往而非轍
問近世李文利者號知樂律信呂氏春秋以三

寸九分爲黃鐘不用損益相生法是如何曰此
正所謂俗樂今教坊司樂尖高太甚以夾鍾清
聲爲元只用二十七調亦不待三分隔八之說
問何謂元聲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的是元聲程子知樂謂取其最低一聲爲
元聲大抵古樂平淡這是人心自然之本體故
淡而不厭平而自奇是以謂之太和問今如何
奏古樂則人心難動奏今樂則人心易興曰這

是侈於情感紛華勢利之心勝則靡麗之音投
苟有自養自湏辨別

問作樂如何是宣八風之氣曰八方之風乃天
地生長收藏自然之氣人身肖天地天地之塞
吾其體至誠之聖知天地之化育便能具太和
元氣與天地同德故隨所感應無往而不得其
中節之和樂以象德則其聲律之間莫非所以
昭至和而達造化是布之者音而具之者心具

之者心而出之者皆化育之流行此聖人至德
之驗功化之極也

